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八

政理

正名論一首

從道論一首

辨名政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治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正名論

謝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贖而不探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朱蓬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凝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



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鎡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鞬頰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誚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文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疑作籠物馳日月而燭幽忠槩盈朝鷓鷯成列是以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探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具容正作一作耻位辨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囿大啓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

遺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齒既盡矣形又槁

焉上不能貢策獻竒拱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潤而欲擬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箠坐甲操鋒見長劔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污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丈人於是俯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欽枉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蓋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犬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

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集作拘於書而惑於衆而集無而字傳言違衆不祥

書云集作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作以為言出於內集作口

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集作然而非

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謦言皆是耶集作然將是

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

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

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集作眩利者心非

而是之故所以集無此二字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騰集作

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集作知道

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

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

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

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

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

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

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集無一伸而邪者集無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

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

集作

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三字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無此四字雖欲言

之群而詆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三字和者人之喜默者

人之怨集作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

辯之四字集作斯所謂辯難易而較集作推是非也集作矣或曰衆可違

而不可從不知乎三字集作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

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

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

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

集作蓋在此而已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

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懼

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

百年余愈恐後之為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

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

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

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

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為君道也且帝如軒轅

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書作格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

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

晉文乎脩寓政而蒐被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

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為而

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前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雜紛不可救止往
往見強國質小國子翁天子亦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
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
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頽風
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
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
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
記曰般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
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
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
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

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
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
昔有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
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
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
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
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
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
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
討之不服退加脩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
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

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泆於天下矣

原仁論

常籌一作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
 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
 善决其仁英華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
 以天下襁褓一作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
 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英華矣
 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無人也謂無湯有
 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意故
 曰一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
 已矣一作皆川本文粹

治論

朱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
 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夫重
 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未有不湏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
 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於
 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
 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
 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
 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
 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

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朴
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
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
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劔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
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
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
求種耨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
筋力竭盡於硤确汗流汗背一作忽以霖霖日熾其背集
類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髻如蓬晨昏憧憧高條
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
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

犬吠喧曉悍吏繞于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
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
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脇之
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
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
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
受役於鄉豪不爲汙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
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
四民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
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
捷急之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疑作時弊

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
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
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
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
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
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
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
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
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于閩嶺豪右兼井
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
子納於黃門俾為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

天下空九格

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下萬
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
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
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
之門指揮愈僕隸之中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為謗議
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為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
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樗博
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
子喜悅拜為上將或都城會府纔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
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
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鏑之所干戈之別

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
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爲武然用之
爲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
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
以至於敗亂此爲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
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
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
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
納賄爲能狡譎之行爲長其行也忽佞媚之術輕折朋友
交結邪僻附近右左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遇之
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

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刻削之能致
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并之於府政可知也
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
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
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
小人在位爲法必苛爲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爲
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殘於國害於農之大
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世無民不
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
與之爲政先簡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屬
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

矣啗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者然後可以愛惜
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遊手之衆
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
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
玉帷幕不得用繒絲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於王公
之家咸遵儉約無使在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
如是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
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爲常欲不
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
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爲遠矣今
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
務可以不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爲

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
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
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
開基之主皆乘豐而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
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
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
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

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
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
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猥乎治及時
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
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
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
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
心盈中心曷也總而論之瘵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者
難為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板三十一
字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論九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傅緯

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
心高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
論曰

無諍論言此一作有知一作弘一作三論者雷同詆訶一作訛一作恣言

罪狀撫一作毀諸師非斥宿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徧心語

忘懷而競獨勝方與一作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諍闔

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

聚集谷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徧

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

聞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

驤鯤鵬之搏運蹇乘决羽豈能缺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

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英華作成俗遂迷正路

唯競穿鑿各肆摘撫營一作枝葉英華作徒繁本源日翳一

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改舊宗乙一作立新意同學之

中取捨一作復別如是展轉添糲倍多愬而用之心無的

準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一作嘉

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

所一作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

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

緣則一作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

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

可量即事而非遠九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一作嫉詐干

犯諸師且諸師始一作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

毀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

且教有小有大四字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

且教有小有大四字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

一作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

事從佛一作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一作何得見佛說

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

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可一作以三脩未愜六

師懷恨而蘊湟槃妙法未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

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

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

不違而內平等讐敵聞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聞諍者所

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

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

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撥

一作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

諍若以徧著之心說於中論不一作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

諍不一作無徧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

未哀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

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一作無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

暢地勢不能一作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

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

異家衍別辭一作解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一作補

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撫同異發摘疵

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益知未達若

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師又

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
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人一作間所重法師慕而
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
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
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
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不徧在一法何
為獨棄無諍邪詎非矛盾補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
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
徧著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
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
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存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為得棄他

人一無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心
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
如來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
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
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枉杜一作說現在之殃咎叙
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
湯炭其壘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
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
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
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
聖人勝我一作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

然一作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柝與

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

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論說而使我謙退

此謂鷦鷯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

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

諫一無諫字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

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

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

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

徧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

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望後則為後而

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此

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

非善惡可恒專一作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

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窞受羈絆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

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

為也善惡不能借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

生死故得求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一作枉之不脫

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

求之一作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一作髮鬚遐

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

一作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踈

而

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九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習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倪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一無申字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一作且考真偽整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為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貪集作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為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閨位偏方不堪其苦集作弊以此邀集作微福蜀本作以不其悖哉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

曰美哉庶矣一本作子曰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一作康家足

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

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羸而

國貧不其然乎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羸羸者大賈蓄

賈蓄家之所役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

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一作救時弊昔東晉之

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

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

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

矣自平陳後又加其時承元魏之亂一作西周齊分據暴

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

滋高頰覩冗俗一作流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

數於是一無此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被強家收半

本一作之賦為編昨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一無數其

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

康人阜一作人頰之力焉功侔管一作葛道亞伊呂近代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已一作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一無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

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

以選賢授仕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垂法因事弊隳循名

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垂此一無崇秩之所至美價之

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

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

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一百

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一作餘

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

皆破一作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

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存興浮元之輩今則

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詳今

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

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

於斯矣古之理人一作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

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

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

一無此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

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

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

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準一作糴論

訂人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
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
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
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
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
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
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
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
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

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

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及一作致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

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

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

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

一作要一作澤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

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

節寧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

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

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

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

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
 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
 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
 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
 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
 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
 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
 於求利而猶一作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
 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
 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

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

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作旋罄

竭更仍貴糶一作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

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

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

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

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

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作昔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

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

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執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常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

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親竒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疑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常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

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蜀本漢武運帑藏之財填

廬漢書作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

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為非楊雄以權酷與

歎稱其職者必能集作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

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

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

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集作痛

哉

貨殖論

前人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

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

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

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

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

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

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

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

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

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

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集作相愠以

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

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

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歎而已

戶口人丁論浮客通典作為浮客

改五十一字補脫文四十三字補授記十三字

昨雨竟夜今日驟涼可衣重棉 二月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論十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讀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為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為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作感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

鈞本班如句下空
五格
相背下空二格

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
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無門庭
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遠道任心
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
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即如君
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疑是獨不聞夫六龍方
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
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
蒼天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
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棖桶分離
遂與沙麓俱崩坳塘莊子作堂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

同德者易為功離心者難為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
善其疑作莫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

故牝鷄晨鳴三賢孳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
聞豈烏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
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鴿
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
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
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
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閭墻不
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
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

容未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疑離別之聲三荆木
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醜面目拆枝分骨如何
勿傷至於夫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
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
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
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
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
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
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
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
燕燕之悲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
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
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
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枝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
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
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
濶白刃交前第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友于怡怡揚名以
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
其友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
竹菴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
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
勺撫劔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蛇鬪之妖九合一匡猶

見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華咀嚼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薰介側目切齒遂使最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竒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冶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

可踞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迴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宋萬附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劔挂頭疑作頤冠鷄佩假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鷓鴣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

以震懼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
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
曹公尚無盱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
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
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王食
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頽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
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一作綽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
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
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
道也若以骨肉遠而為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
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

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
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一作故
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翁何謂異居同財
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疑
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零丁鬢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
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
未著跼天踏地每一作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
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攬其心慮非
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
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智而無心遂逐情而

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覩
博我以友第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
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
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緗素垂令範於黎暉橫之於天
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
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
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為左社無歸生之說屈建
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
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

樞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
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
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
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為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
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
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
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
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疑作性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
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
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
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

道喧口疑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

群署由州群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

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

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

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

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盖由此也况眾邪為雄

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疑作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

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

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

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

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

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

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

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

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揚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

友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

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

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

弊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風動利招則

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

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

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
心異者蠻貊之俗而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
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疑作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
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
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甘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
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
議宜然義在切切惇惇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
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宜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
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
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
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川粹
作居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
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川粹作急緩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
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川粹作急緩士君
子未嘗免於集無於字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
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盜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
天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
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
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

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
不以赴急難集無此字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
相須集作皇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
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
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
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集有良字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前人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

深知他人不可故再言之

稟上聖之咨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

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
合難進者鴻賓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渾有枚乘鄒
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
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
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
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
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
漢網之踈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
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蜀本有賓客二字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

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

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袁本客故人作賓不居顯位似

未足為朝廷患也然王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象恬築

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

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

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

臣明矣雖有賓客川粹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

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集作齊列所謀以

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

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琦計者導其邪

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

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集本無

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開關謝絕賓

客則朝廷靜矣

校正二十七字

三月二十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論十一

刑賞

應正論一首

片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眾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

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此四字異操而聚民之多僻一無此四字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

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與俱履應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

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

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一作誰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歛衽一作襟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

職用謹言一作忠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一作物開物一作訓

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

於無刑人恊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一作攻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

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

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應而無咎矣乎觀一作

失一作漁于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

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一作謂正之門懷疑乎語

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

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正直而

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

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義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真方大而大則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

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

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

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

而不同不同而一作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英華作建非

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

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此一無言此則歸正不叩乖旨

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

丘擬曰擬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其

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擬也君其亦其所謂同也安得為

和是知一作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此一無

否而論道乃一作恢正體之節侯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

相此一無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

見議一作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

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

不

若以嚴綜一作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

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

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

匪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

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一作是令臣之

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

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此一字無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

謹守憲章號為密網一作深密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

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者之

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

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

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網集作網立人極也然則

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

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

嗃嗃無咎女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一無此二

字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宜寫

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疑網重罰在

於施槩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

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賊深而曰以寬

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驥捨銜轡於奔縱

一作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一作駕轉逸膏

育更深醫人僕吏一作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

變為唯帝王之令一作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

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

涕嘆曰法令者高一作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一作先帝

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

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一

作奏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

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

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

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

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

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功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

其吉焉斯一作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

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

一作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一作政諤諤其節思為社稷

之臣蹇蹇一作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

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未貞行藏事業

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

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

遂無以問僕也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集作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

言蓋非非集作有激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

子美於集作夫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

集作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折而有刑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

一人脩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群吏訊萬人億兆絕議然

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六字集作徇於朝於市於野昭然於衆同集無

方棄之所示容二字集作以不易也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

佐之莫明于集作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

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作敏於成康於集作于時

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

斯集作法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

於訟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一作是則

君子時或妄訟于集作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

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集無也字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

不足以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集無此二字巫以鬼神占良集無良字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

筋脈且不足以自體而况訟訟集作語言乎鬼神不足以

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扑扶集作

之濫焉大即集作則性命必有鈇鑕之寬焉夫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三字集崇周公之集作此六人者

集無此字無一以集作好輕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作好

輕傷集作好

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
歟夫子之言蓋輕蜀本於季路賢者七字集作審之片言
不可以折獄者集無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
而為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

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為善者

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集有為不善者必俟

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

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

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

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

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惑於文粹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

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文粹無蒼蒼者焉能與吾事

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

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

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

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

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文粹三木加連
 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
 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
 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
 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
 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
 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
 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
 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
 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
 之草木豈為集作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

有集作

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
 必知權川文粹作果以為仁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
 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
 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
 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
 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
 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
 不疑者信于道而已也文粹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
 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爲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剝削之屬最可以爲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惛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爲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斲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弊之一也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巖其徽纒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

或默疑作點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棰拷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并活親戚焉能申冤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

其饑餓園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府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暝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魯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責又于定國每歲次疑作决欲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
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
衆一歲决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
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作清温其所處
饘粥每給其饑渴决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
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脩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太
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
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
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為王化
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為相者禹稷之
化也蕭曹之上也燮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
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
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
敖之二相也然後可以為賢人其為將者扞城之材為國
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
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
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復以
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
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導之

王言以為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
 結刑壯疑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
 明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為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
 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基
 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
 宦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
 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
 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二字疑而至
 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與晉陽之甲誅
 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
 臣之為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為亂也此意之深罪
 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為亂之本始由君臣同
 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湏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冲幼
 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
 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
 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
 可以正之矣

賞論

前人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 感人之心使各盡其
 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
 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
 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

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淳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者深以爲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劒氣立爲勅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殲虜遍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爲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旣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

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左傳作孫桓子恐避諱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即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校四三十七字

三月廿五日閱於抱素書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論十二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著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

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又常嗜欲乖節故周禮作瘡寒瘡

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

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

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一作秦國

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魏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

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

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邈一作金錄其刑一作

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一作雍

祝之傍簫聲猶一作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

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

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

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謨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

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

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

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

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

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

難究察色辨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

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其

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庾散見晉書本

傳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
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孟浪酬塞一作賽惡

之一作人者多愛之一作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一作

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

愛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友朋患起膏肓痾與府俞一作俞附雖欲

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

周靡二字一作胡麻鹿藿止一作纒救頭痛之病一作痾麥麴芎窮

反救一作止河魚之疾一作腹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

四字一作欲求反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一作籍其可得乎

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

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

不可同日而論焉一作皆初學記第一作第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

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

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通切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

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

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

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

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

悔悉川文粹書焉後之或者復川文粹用是為口實悲哉

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

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

皆曰憂天下無材耶魯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
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魯不知
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川文粹大哀乎夫以
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
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惠而殺材
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
懲也而暴者復蜀本作覆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
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可懲為故事矧他
人哉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以為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
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
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
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
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
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
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
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

擬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疑作澤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

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下謂大過矣則一作以雷在山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

有火可爲賁矣澤上於天可爲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爲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爲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爲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爲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爲咸矣澤上有火可爲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爲蹇矣上天下澤可爲履矣則地下有山可爲謙矣澤上有風可爲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爲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爲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可無韜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爲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擬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

極權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此等文字大似論衡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剝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裁之脫文粹作腴其肉鑕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其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爛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

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臚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著龜論

干邵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禍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辯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之宗然則筮短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翳嘗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
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擬其辭豈與夫灼
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篇以之佐昌此其
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
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
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豐
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受三千歲受壽

折群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集作乎清明將之相在於集作乎雄傑清明者
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得大柄

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
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
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
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
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
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孟嘗取小蔡澤折頰亦居萬
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
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良質
美予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精不釋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精者雅矣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
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
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
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集作一且以一女子
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
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
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
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
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
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
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
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
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
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
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仲集
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無此二字合牛馬

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與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

爲之勤勤然書于集作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求守是而不

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竒袤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

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
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
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以遺後世

袁本遺後世二字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
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
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
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
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
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暎也故夜降雨露以潤
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

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

疑

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

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
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
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
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
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脩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
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
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
以達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侵益
為善而疑無必定之災彘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
鳥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

所感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怨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䟽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吏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槃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擬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為治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校四十六字

三月二十五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